

獨幕喜劇

棍賭

戈果里著 什之譯



海燕書店刊行



編號

26

基本定價
二元五角

一個城市客店的房間

第一場

〔依哈列夫隨同客店茶房阿列克賽和他的隨從僕人加夫留斯卡上。〕

阿列克賽 請進來，請進來！就是這間房間！這是最安靜的一間，一點沒有吵鬧的聲音。

依哈列夫 沒有吵鬧的聲音，賽馬的馬隊可不少吧？

阿 你是說跳虱嗎？那請你放心好了。假使有跳虱或是臭蟲咬人的話，那就是我們的責任：我們正是靠了這一點賣錢的。

依 （對加夫留斯卡）。去把馬車上的東西拿進來。（加夫留斯卡下。對阿列克賽）。你叫什麼名字？

阿 阿列克賽。

依 喂，聽我說！（鄭重其事地）。你告訴我：你們這裏盡住着些什麼人？

阿 現在住着很多人。所有房間幾乎都客滿了。

依 都是些什麼人呢？

阿 史伏赫聶夫·彼得·彼得洛維赤，克魯格爾上校，史吉邦·依萬諾維赤·烏吉西堅里納。

依 他們鬪牌嗎？

阿 他們已經一連鬪了六個通宵了。

依 兩個魯布！（攥在他的手裏）。

阿 （鞠躬）。大大的謝謝！

依 以後還要再給呢。

阿 大大的謝謝！

依 他們自己互相鬪牌嗎？

阿 不，不久之前他們串通了輸光一個中尉阿爾杜諾夫斯基的錢；贏了沈京公爵的三萬

六千。

依 再給你張紅票子！假便你忠心服務，還要再給你錢。你說，牌是不是你買的？

阿 不是，他們自己一同拿來的。

依 誰手裏拿出來的？

阿 從這裏的一個商人萬赫拉密根那裏拿來的。

依 你胡說，你胡說，撒謊的傢伙！

阿 我賭咒，天老爺知道！

依 好。我跟你以後再談罷。（加夫留斯卡拿小箱子上）。放在這裏。現在你們出去吧，給我預備洗臉刮鬍子。（二僕下）。

第二場

〔依哈列夫獨自一人，打開小箱子，裏面滿放着紙牌。〕

依 多麼好看，啊？每一打都是金子。每一打都是費了血汗，好容易弄成的。說來容易，可是直到現在，討厭的牌點兒，還是使我眼花繚亂。正因為如此，所以這是一

筆資本。可以留給兒女做遺產！這玩意，這世上希見的牌，簡直是寶貝啊！正因為如此，所以還給它起了個名字，叫做：阿傑萊達，伊萬諾夫娜。我的心肝呀，像你姐姐久似地効勞，你也給我好好地効番勞罷；給我再贏八萬，等我回了鄉，便給你豎一個大理石的紀念碑；我到莫斯科去定做。（聽見喧鬧的聲音，連忙把小箱子關起來）。

第三場

〔阿列克賽與加夫留斯卡拿了注水桶，洗臉盆和手巾上。〕

依 怎麼樣，那幾位先生現在在什麼地方？在客店裏嗎？

阿 是的，現在他們都在公共大廳裏。

依 我去看看他們看，是什麼樣的人。（下）。

第四場

〔列克賽和加夫留斯卡。〕

阿 怎麼，你們從遠方來的嗎？

加夫留斯卡 從里亞尙城來的。

阿 你們是那一省的人嗎？

加 不，我們是斯摩稜斯克省人。

阿 哦，那末，田地，這樣說來，是在斯摩稜斯克省了？

加 不，不都在斯摩稜斯克省。在斯摩稜斯克有一百口農奴，在卡魯加省有八十口農奴。

阿 我明白了，那就是說，跨着兩省。

加 是的，跨着兩省。我們莊院裏有：管飯食的依格那基，從前跟老爺出去過的家僕格拉西姆，還有一個家僕依萬，看狗的依萬，又有一個依萬是奏音樂的，再有是廚子格里哥里，廚子謝妙，園丁瓦魯赫，車夫台米京，我們家有這許多人！

第五場

〔同上，克魯格爾，史伏赫聶夫（小心翼翼地走進來）。〕

克魯格爾 真的，我怕，他不要在這裏把我們碰到了。

史伏赫聶夫 沒有關係，烏吉西堅里納把他牽在那裏呢（對阿列克賽）。老弟，走吧，有人在招呼你！（阿列克賽下。史伏赫聶夫走到加夫留斯卡跟前）。您老爺從那裏來的？

加 這次是從里亞尙城來的。

史 是地主嗎？

加 是地主。

史 他鬪牌嗎？

加 鬪的。

史 這是給你的花花票（給他鈔票）。你把什麼話都講出來罷！

加 可是你別告訴老爺啊！

史 不告訴，不告訴，你別怕！

克 他現在怎麼，——贏錢了嗎？啊？

加 你們認識戚波達列夫上校不？

史 不認識，怎麼的？

加 三星期以前，我們贏了他八萬塊錢，還贏了一輛華沙式的馬車；還有一隻小箱子，還有地毯，還有金肩章……單是一項陋規，就給了六百魯布。

史 （鄭重其事地注視克魯格爾）。啊？八萬！（克魯格爾搖頭）。你以為不是好來路嗎？我們馬上打聽出來。（對加夫留斯卡）。喂：你老爺一個人在家的時候，他做些什麼？

加 怎麼——做什麼？那還不知道嗎，做什麼。他已經是老爺了，自然讓自己過得很舒服；他什麼也不做。

史 你撒謊了，他是手不離牌的。

加 我可沒法知道，我跟老爺統共才只兩禮拜；早先跟他的是巴夫魯斯卡。我們還有家僕格拉西姆，還有家僕依萬，看狗的依萬，奏音樂的依萬，車夫台米京，前幾天又從鄉下僱來一個人。

史 （對克魯格爾）。你以為是騙子嗎？

克 很有可能。

史可是，試試看，不管怎樣，我們來試試看。（兩人跑下）。

第六場

〔加夫留斯卡（獨自一人）。〕

加都是乖巧的老爺！可是大洋票，倒要謝謝他們。給老婆馬特琳娜買條頭巾，給淘氣的孩子各買一罐蜜餞菓子。噯，我就愛過出門的生活！無論怎樣，總能弄點什麼到手：老爺打發去買什麼東西，——從一塊錢上穩能賺一毛錢到自己的口袋裏。你以為怎樣，世界上當老爺的生活才舒服呢！要上那去，就上那去！在斯摩稜斯克住得膩味了，就上里亞尙去；不願意上里亞尙去，就上喀山去；不願意上喀山去，那就在雅洛斯拉夫郊外玩他一個爽快。我可是直到現在還不知道：那一個城市比較特別些，是里亞尙城呢還是喀山城，喀山城也許特別些，因為在喀山有……

第七場

〔依哈列夫，加夫留斯卡，然後是阿列克賽。〕

依 我覺得，他們中間沒有什麼特別的人物。況且……噯，我真要把他們洗個乾淨！天啊，多心急要去幹一下子啊！你以為怎麼樣，實實在在的，心都在卜卜地跳了。（拿刷子，肥皂，坐在鏡子面前，開始刮臉）。簡直手都發抖，怎麼也不能好好地剃。（阿列克賽上）。

阿 要吃點什麼嗎？

依 怎麼不要呢，怎麼不要呢！拿四客小菜來：魚子，鮭魚，四瓶酒。現在先給他吃（指加夫留斯卡）。

阿 （對加夫留斯卡）。請到廚房裏去，那裏給你預備好飯了。（加夫留斯卡下）。

依 （繼續剃着）。喂！他們給你很多錢嗎？

阿 誰啊？

依 哼，你別裝癡作聾，說罷！

阿 是，是，賞點辛苦錢。

依 多少？五十魯布嗎？

阿 是的，給了五十魯布。

依 我可不是給五十，你看，桌子上放着一百魯布的鈔票，你拿去吧。怕什麼，鈔票又不會咬人。並不需要你什麼別的，只要你誠實就夠了，明白嗎？牌呢，不管是跟萬赫拉密根買也好，跟別的商人買也好，這不關我的事，你只要把我這一打牌給加進去便好了。（給他封好的一打）。明白不？

阿 怎麼還不明白呢？請你放心好了，這已經是我們內行的事情了。

依 可是牌得好好地藏起來，無論如何別讓他們疑心你，或是給他們看出來。（放下刷子和肥皂，用手巾擦臉。阿列克賽下）。好極了，再好也不能好了。我已經可以承認，我是可以騙他們一下子了。

第八場

〔史伏赫聶夫，克魯格爾，烏吉西堅里納（鞠躬着進來）。〕

依 （也灣身迎接他們）。對不住，請原諒。你們看，這房間太不像樣了，一共只有四張椅子。

烏吉西堅里納 主人歡迎的盛情，比一切陳設要寶貴。

史 並不是和房間生活，而是和和善的人生活呀。

烏 這話一點也不錯。沒有朋友來往，我就不能生活。（對克魯格爾）。你記得嗎，最敬愛的人，我是怎麼到這裏來的：光棍一個。你想想看：連一個熟人都沒有。房東太太是一個老太婆。家裏樓梯上有一個擦地板的女人，樣子再難看也沒有了；我看見，有一個什麼兵士在她的旁邊糾纏不清，看上去，大概是餓鬼……總而言之，寂寞得要死。突然命運把他送來，後來又有機會和他交往……唔，我是多麼快樂啊。沒有交際的社會，我簡直一點鐘也活不下去。心裏所有的一切，我都預備講給每一個人聽。

克 老兄，這是缺點，並不是好處。多言有害，你不是已經不止一次被騙了嗎。

烏 是的，我被騙過，我被騙過，我是永久要被騙的，但是無論如何，我不能够不坦白。

克 可是，我得承認，這對於我真不明白：怎麼能够對於任何人都坦白。友誼是另一回事。

烏 是的；但是人是屬於社會的。

克 不錯，是屬社會的，但並不是整個人都是屬於社會的。

烏 不，是整個人都屬於社會的。

克 不，不是整個。

烏 不，是整個。

克 不，不是整個。

烏 不，是整個！

史 （對烏吉西堅里納）。別吵了，老兄：你不對。

烏 （憤急地）。不，我舉出證據來。這是責任，……這是，這是，這是……這是義務！這是，這是，這是……

史 哼，大放厥詞了！非常熱烈：最先兩個字還可以明白他是在說話，可是以下說的話，便一點也聽不清楚了。

烏 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！假使事情是關係到責任和義務，我便什麼也顧不得了。我平常總是在事先聲明：「諸位，假使要談什麼問題，對不住，我就飄飄然了，真的，我就飄飄然了」。像一個什麼喝酒的人，肝火燒着，這樣燒着。

依（自言自語）。唔，不是，朋友！那種一說到「義務」這句話便飄飄然興奮起來的人，我們是知道的。也許，你的肝火真會燒起來，可並不是在這個場合裏。（放聲說）。怎樣，諸位，有得功夫爭論神聖的義務，我們不好坐下來玩一局嗎？

〔在他們繼續談話的時候，桌上擺下早餐。〕

烏 對不住；假使不是大輸贏，爲什麼不玩呢？

克 我對於沒有罪過的娛樂，是從來不推辭的。

依 怎的，難道在這個客店裏有牌嗎？

史 嘿，只要命令一下，馬上就拿來！

依 拿牌來！（阿列克賽在牌桌子跟前張羅）。可是，諸位，請啊！（用手指冷盆，並走近前去）。燻魚大概不那個，但是魚子還算好。

史（送一塊到嘴裏）。不，燻魚也那個。

克（也吃一塊）。乾酪很好，魚子也不錯。

史（對克魯格爾）。兩禮拜以前，我們吃的乾酪多美啊，你還記得嗎？

克 不，我在彼得·亞力山大洛維赤·亞力山大家吃的乾酪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。

烏 最敬愛的人，乾酪在什麼時候才好吃？乾酪好吃的時候，是當你吃了一頓又去轉另一頓飯的念頭的時候，——乾酪的真正意義便在於這裏。它像和氣的招待員一樣，總是說：「諸位，歡迎，還有位子呢」。

依 諸位，歡迎，牌放在桌子上了。

烏 （走到牌桌子跟前）。啊，又是這副老牌，老古董！喂，史伏赫聶夫，這牌，幾歲了，啊？……

依 （旁白）。哼，够你裝腔作勢的！……

烏 你做莊嗎？

依 莊不大，五百魯布，可以做。我可以讓位，誰要做莊？（分牌）。

〔開始鬪牌。發出呼喝聲。〕

史 四點，一點，——兩個各十塊。

烏 老弟，把你自己的牌給我，我來靠我們省長夫人的福，摸張好牌。

克 請你再給添九點。

烏 史伏赫聶夫，拿支粉筆來，我來抄下，記上。

史 他媽的，開口啊！

烏 我注上五個魯布！

克 等一會，我們來瞧瞧看，大概在這副牌裏一定還有兩個三點。

烏 （從座位上跳起來，自語）。他媽的，這有點不那個。一定是另外一副牌，這是很顯明的。

〔繼續鬪着。〕

依 （對克魯格爾）。請告訴我，兩注都下嗎？

克 兩注都下。

依 不加注嗎？

克 不。

依 （對史伏赫聶夫）。你怎麼？不下注嗎？

史 對不住，讓我等過這一圈。（從椅子上站起來，急急忙忙地走到烏吉西堅里納跟前，很快地說道）。老兄，真倒霉！這傢伙什麼都來，連硬拉都做得出！真是頭等大騙子！

烏（興奮地）。可是，難道就放棄這八萬魯布嗎？

史 當，既然沒有辦法，也就應當放棄了。

烏 不過，這還是一個問題，現在先和他講個明白！

史 怎麼？

烏 把一切都向他宣佈。

史 爲什麼？

烏 等一會告訴你。我們去吧。（兩人走到依哈列夫跟前，分立兩面，拍他的肩膀）。

烏 喂，空砲你已經放够了！

依（怔驚）。怎的？

烏 還用說什麼呢？自己人還不認識自己人嗎？

依（很有禮貌地）。對不住，我應該明白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……

烏 很簡單，用不着再講什麼話，用不着客氣。我們看到你的手藝，請你相信吧，你的高明，我們是很佩服的。所以我代表我們的伙伴向你提議建立友誼同盟。聯合我們的知識和資本，我們幹起來，比分別地幹，自然要更能成功。

依 你所說的話的真實性，我應當瞭解到什麼程度？……

烏 這樣的程度：我們用誠意報答誠意。我們現在就向你坦白地承認，我們是商量好了來贏你的錢的，因為我們當你是一個普通人。但是現在我們看出，你卻懂得最深奧的祕密。這樣你是不是願意接受我們的友誼呢？

依 對於這樣懇切的建議，我當然不能拒絕。

烏 那末，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拿出手來互相握一握。（大家挨次和依哈列夫握手）。現在大家都是一家人了；虛偽和禮貌都放在旁邊罷！請告訴我們，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研究這門學問的奧祕的？

依 我可以說，從小我就好這一手。在學校裏，當教員講課的時候，我已經給我的同學們在橈底下當莊家了。

烏 我早就猜想是這樣。若不是在機靈的童年就實習，怎麼能得到這樣高明的手藝呢。史伏赫聶夫，你還記得那個不平凡的孩子嗎？

依 那個孩子？

烏 你講呀！

史 這樣的事情我永久也不會忘記。是他的（指烏吉西堅里納）妹夫安得列·依萬諾維赤·畢特京對我說：「史伏赫聶夫，你要不要看奇蹟？一個十一歲的孩子，依萬·米海洛維赤·顧貝雪夫的兒子，玩得一手好牌，沒有一個賭徒有這樣好的手藝。你到堅久賽夫縣去瞧瞧看！」是的，我便立刻動身到堅久賽夫去了。打聽到了依萬·米海洛維赤·顧貝賽夫的莊子，我便一直到他那裏去。我自己報名進去。出來一個上了年紀的人。我自我介紹，我說：「我聽說，上帝賜給你一個非凡的公子」。那人說，「是的，不錯。」（我很歡喜這人，他一點沒有什麼要求和隱瞞），他說，「是的，一點也不錯，雖然父親誇讚自己的兒子有些不好看，但是這真有些像奇蹟。米沙！」他喚道，「你到這裏來，給客人瞧瞧你的手藝！」那孩子，簡直是一個小娃娃，他連我的肩膀都够不着，看上去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。他於是開始分牌——我簡直弄糊塗了。這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。

依 難道一點也看不出嗎？

史 沒有，沒有，一點痕跡也沒有！我是兩隻眼睛看清了的。

依 這真妙啊！

烏 怪事，怪事！

依 我以為，就是這樣，還是需要知識，要眼睛尖，仔細地研究牌點……

烏 這在現在是很便利的。現在黑點和記號已經完全不用；該努力研究暗號。

依 是花紋的暗號嗎？

烏 是的，花紋反面的暗號。在某一個城市裏，（什麼城市，我可不願意說出來），有一個可敬的人，他已經什麼也不做，專門弄這一套玩意。他每年從莫斯科領來幾百副牌，究竟是誰給他的，完全是祕密。他的全部職務是辨別每一張牌上花紋的暗號，從他那裏發出的牌已經都有了暗記了。你只要看，兩點的花紋是怎樣排列的！某某點又是怎樣排列的！就這一樁事情，他每年淨賺五千塊錢。

依 這倒是重要的東西啊。

烏 是的，這是一定要這樣的。這在政治經濟學裏叫做分工。這和造馬車的人一樣，整輛馬車並不是他一個人獨造的，他給一部分鐵匠造，給一部分漆匠油刷。否則還有什麼整個的人生呢。

依 請問你一個問題：你們一向是用什麼方法把自己的牌拿出來和別人鬪的？收買僕人

不是每次都可以的。

烏 上帝保佑！非但不可以，並且還危險。那就是說，有時候自己都被出賣了。我們不是這樣辦的。有一次我們是這樣辦的。我們一個伙伴去趕節場，他冒用商人的名字住在一家城市客店裏，他假裝還沒有來得及租攤子做買賣；箱子包裹都暫時放在客店的房間裏。他住在客店裏，亂花錢，又吃又喝，突然失蹤，沒有付房錢，不知到那裏去了。店主在房間裏翻箱倒籠，他看見只剩下一個包裹，打開來一看，是一百打牌。牌都是好好的，立刻就當衆拍賣；賤了一個魯布，商人們霎時間都搶到自己的鋪子裏和攤上了；於是全城輸了四天。

依 這很巧妙。

史 還有那個，那個地主呢？

依 地主怎麼樣？

烏 啊，這事情做得也不傻。我不知道，你知道不知道，有一個喚做阿爾卡其·安得列維赤·台爾古諾夫的地主，是一個很有錢的人。他玩得一手好牌，誠實無比，可是你要明白，卻沒有路道可以去誘惑他。他本人對於一切都很注意，他家的僕人都是

受過教養的，簡直就像皇帝的侍從一樣，房子是宮殿，村莊是花園，一切都是英國式的，總而言之，是十足十足的俄國老爺。我們在那裏已經住了三天，怎麼着手辦事呢？簡直沒有可能。最後，想到辦法了。有一天早晨，一輛三匹馬的馬車在他的莊院門前飛過，車上坐着年輕的人。他們都醉得不能再醉了，大聲唱歌，隨風吹揚。那地主家全宅的人都跑出來看這怪事。他們在旁說說笑笑，並且發現有一件東西從車子上落下來；跑上前去一看，原來是一隻箱子。揮手，叫喊：「站住！」那裏站住呢！誰都不聽見，車子不見了，所餘的只是一路上的灰塵。把箱子打開一看，裏面是襯衫，還有一件什麼衣服，二百魯布，四十打牌。自然，錢是不願意放棄的，牌也上了主人的桌子，第二天，傍晚的時候，主人和客人大家都輸得身上一錢都沒有了，這場賭局便完結了。

依聰明極了！難道這可以叫做欺騙或是用諸如此類的名字來稱呼嗎，這是智慧的靈敏，腦經的發達。

烏 這種人不懂得什麼叫做賭錢。賭錢是無所謂不公平的。賭錢是什麼也不管的。即使父親坐下來和我玩牌，我也要贏他的錢，坐不坐！坐下來大家就都平等。

依 這種人是不懂得這一套的，他們不知道賭錢的人也能成爲最善良的人。我就知道有這麼一個人，他專走邪道做歪事，什麼都做得出，可是看見叫化子，連最後一個小錢他都肯給。然而三個人搭當起來穩贏一個人的事情，他卻無論如何不肯放棄。諸位，既然大家開誠佈公，坦白來，坦白去，我給你們看一件奇怪的東西。你們曉得，什麼叫做混合牌或是精選牌嗎？這種牌，無論那一張，離得遠遠的，我都能猜得出。

烏 我知道，不，也許是另外一種。

依 我可以向你們誇口，這一種是什麼地方都找不到的。這幾乎花了半年的功夫。我用完了那功夫，有兩個禮拜不能見太陽光。醫生怕我害目炎症。（從小箱子裏拿出一件東西。）就是這玩意！請你們別見怪，正因爲如此，所以我給這玩意，像人似的，起了一個名字。

烏 怎麼，名字？

依 是的，名字：叫阿傑萊達·伊萬諾夫娜。

烏（笑）。你聽見沒有，史伏赫聶夫，這不是新花樣嗎——給牌起個阿傑萊達·伊萬

諾夫娜的名字。我以為，這是很聰明的。

史 妙極了：阿傑萊達·伊萬諾夫娜！好極了！

烏 阿傑萊達·伊萬諾夫娜！還是德國女人呢！聽見沒有，這是你的老婆，克魯格爾！

克 我是德國人還是怎的？我祖父是德國人，但是他連德國話都不懂。

烏 （仔細看牌）。這簡直是寶貝。真的，絲毫記號都沒有。可是，難道無論那張牌，無論離多遠，你都能猜得出嗎？

依 不妨試一下，我站得離你五步遠，我就從這裏說出無論那一張牌的名字。假使我猜錯了的話，我預備罰二千魯布。

烏 那末，這是什麼牌？

依 七點。

烏 一點也不錯。這張呢？

依 將軍。

烏 是啊，真有鬼！那末，這張呢？

依 三點。

烏 妙極了！

克（聳聳肩）。妙極了！

史 妙極了！

烏 讓我再來細瞧瞧看。（細看牌）。真是奇怪的東西！真值得給它起個名字。可是，讓我說句實在話，真個使用這牌是很困難的；要和經驗太少的賭客才能使這一手，因為這需要自己偷偷換牌。

依 本來要鬪得最緊張的時候，才使這一手，那時賭局緊張得連最有經驗的賭客都變得不安起來了，至於只是稍為有些手足無措的一個人，那是容易對付的。你們是知道的，即使最高明的賭客，也會發生所謂「賭糊塗了」的事情的。只要一連的鬪了兩天兩夜，不睡覺，那就牌打得糊塗了。在輸贏大的賭局中，我總是偷偷的換牌的。你們要知道，最要緊的關節是當別人興奮的時候，自己卻要冷靜。至於轉移別人注意的方法，那何至幾百幾千。比方說，你可以找一個賭客說話，你說他紀錄得不對，那時大家的眼睛都注視着他，這時你已經可以把牌偷偷的換了。

烏 那末，我覺得，你除了手藝高明之外，你還有一手鎮靜的功夫，這倒是重要的東

西，能够和你相識，現在這對於我們更加寶貴了。我們今後不用講客氣，一切用不着的客套，都廢除了吧，我們大家互相說「你」好了。

依 早就應該這樣的。

烏 來人啊，倒香檳酒來！爲了紀念友誼的同盟！

依 是的，這是值得乾一杯的。

史 但是我們聚在一塊本是爲了建立戰功，各種武器都在我們手裏，兵力也足，就是缺少一個……

依 一點也不錯，就是缺少一個可以讓我們去攻打的城堡，真可惜！

烏 這有什麼辦法呢？暫時沒有敵人，沒有對手。（注視史伏赫聶夫）。怎麼？看你的臉，好像你是要說，有對手罷。

史 有是有的……（停下來）。

烏 我知道，你是指的誰。

依 （很興奮的）。指的誰，指的誰？那是什麼人？

烏 唉，沒有意思，沒有意思！他是想的空念頭。本來是這麼一會事情，這裏住着一個

鄉下來的地主，米海爾·阿力克山德洛維赤·格洛夫。噯，他既然連牌都不玩，講這個幹什麼呢？我們已經向他周旋過……我已經對他親善了一個月，交情也有了，信任也有了，可是還是一點也沒有辦法。

依 喂，你聽我說啊，能不能想個什麼法子和他見見面呢？誰知道，也許肯玩呢……

烏 可是，我向你預先聲明，這都是白費精神。

依 但是，我們來試試看，我們再來試一次看。

史 可不是，你就把他領來一趟看！不成功，就隨便談談。爲什麼不試一下呢？

烏 好罷，這對於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，我把他領來好了。

依 請你現在就把他領來！

烏 遵命，遵命！（下）。

第九場

〔除烏吉西堅里納之外，餘同上。〕

依 一點也不錯，誰知道呢？有時候，事情似乎一點沒有辦法，但是……

史 我也是這個意思。我們又不是和上帝辦事情，而是和人辦事情啊。人，終究是人。今天不玩，明天不玩，後天不玩，但是大後天，你好好的騙住他，他就會說：「好的，來玩罷」。表面上看起來，他是可望不可接的，但是走近前去把他細細一看，你就看出：很平凡，白擔心了。

克 可是，他卻不是這種人。

依 噯，就算是吧！……簡直使人難於相信，我現在是多麼焦急的要幹一下子啊。你要知道，我最近贏威波達列夫上校的八萬塊錢，還是上一個月的事情。從那次玩了之後，已經整整一個月沒有實習過了。你簡直不能想像，在這一箇時期中，我是多麼感到寂寞啊。寂寞，寂寞得要死！

史 我明白這情形的。這和帶兵的將軍一樣：不打仗的時候，他一定會感到什麼？這，老兄，這簡直是無聊得說不出的空閑。我自己經歷過，所以我知道。這是決不能鬧着玩的。

依 你相信不相信，我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：假使誰擺五個魯布的莊，我也預備坐下來幹一下子。

史 這是天然的要求。有時候最高明的賭客就是這樣輸錢的：心裏怪想玩一下，沒有事情做，於是從百無聊賴中去和一錢沒有的光棍漢玩一下，輸了也不算什麼！

依 這格洛夫有錢嗎？

克 嘿，有錢！大概有靠近一千的農奴。

依 唔，他媽的，給他灌醉了，叫送上香檳酒還是怎的？

史 他嘴脛都不嘔。

依 那可把他怎麼辦呢？怎麼去接近他呢？但是，我總以為……玩牌是引誘人的東西。

我以為，假使他坐到賭錢的人跟前，他後來忍不住也要賭的。

史 是的，我們來試試看。我和克魯格爾坐到一旁去鬪個小牌，不要對他太加注意，老頭子是怪會疑心人的。（坐到一旁去玩牌）。

第十場

〔同上，烏吉西堅里納，格洛夫（一個上了年紀的人）。〕

烏 依哈列夫，我來給你介紹：這位是米海爾·阿力克山德洛維赤·格洛夫！

依 老實說，我早就找尋這種榮幸了。大家既同住了一個客店裏……

格洛夫 能够相識，我也很榮幸。不過很可惜，幾乎就在動身的時候才相識……

依 （給他一張椅子）。請坐！……住在這城市好久了嗎？

（烏吉西堅里納，史伏赫聶夫，克魯格爾互相耳語）。

格 唉，這城市我已經討厭死了。無論身體靈魂都想快些離開這裏。

依 怎麼，被事情絆住了嗎？……

格 事情，事情。這些事情，簡直困難得要我的命！

依 大概是打官司的事情罷？

格 不是，謝謝上帝，還算不是打官司，不過困難的情形可不亞於打官司。給女兒出

嫁，唉，已經是十七歲的姑娘了。你們明白不明白做父親的難處？我是來買各種東

西的，主要是把產業押出去。事情是早就都已辦完了，但是衙門裏直到現在還沒有

把錢發下來。我完全是一無所事的住在這裏。

依 請問你，產業押多少錢？

格 二十萬。應該是這兩天給錢的，又拖下來了。可是我在這裏卻住得够厭煩了！你可

知道，各種事情都拋在家裏，我只以為很短的時間就可以回去的。女兒是快出門的新娘。大家都在等這筆款子……我已經決定不等下去，把一切丟開了。……

依 怎麼，你佬連錢都不願意等了嗎？

格 有什麼法子呢？你看看我的處境看，我已經一個月沒有見我的妻子和孩子了；連信都收不到；求上帝報信，家裏究竟出了什麼事。我已經把一切事情都交託給我兒子辦，讓他留在這裏等。我可奔走够了。（對史伏赫聶夫和克魯格爾）。兩位先生，你們怎樣？我在這裏大概打攪你們吧；你們在忙些什麼？

克 那裏的話，沒有什麼。因為沒有什麼事情可做，所以玩玩牌。

格 似乎，像是講輸贏的吧！

史 什麼輸贏！消磨消磨時間，幾個小錢的進出罷了。

格 唉，諸位，你們要聽老人話。你們都是年輕人。當然，這是沒有什麼壞處的，主要是消遣消遣，並且是幾個小錢的進出，不會輸得很多，不過如此而已；但是，唉，諸位，我自己是賭過錢的，根據經驗，我知道，這總有些……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從小錢開始的，可是，你看，小玩玩，結果卻總是大收場。

史（對依哈列夫）。這老頭子倒先來說嘴。（對格洛夫）。呀，你看，你對於任何小事，總要做重大的判決，——上了年紀的人總有這種習慣。

格說那裏話，我還不是怎樣上了年紀的人。我不過是根據經驗來判斷罷了。

史我並不是說你；但是一般的老年人都有這一套；比方說，假使他們上了什麼當，他們便斷然相信，別人也一定會上這個當的。假使他們走一條什麼路，他們一路望呆，在凍冰的地方摔了一交，於是他們便大聲疾呼，定出規則說：某某路，誰都不能走，因為在那條路上，有一個地方凍着冰，誰都會一定在上面滑倒，摔痛腦袋的，他們怎麼也不肯尊重別人也許並不望呆，別人的靴底並不滑。他們是不致慮這一點的。有隻狗在街上咬了一個人，便說所有的狗都是咬人的，便說誰都不能到街上去。

格老弟，這話也不錯；從一方面說，真也有這樣的壞處。但是青年人也有青年人的壞處！假使走了太多的急路，你看吧，就會出事情的。

史這倒也是實在話，我們老年與少年之間沒有中庸之道。年輕人暴躁，別人看不慣，年紀大了罷，又裝偽君子，別人也看不慣。

格 你對於老頭子竟存着這樣侮辱的意見嗎？

史 那裏話，什麼侮辱的意見？這是真話，沒有別的意思。

依 請讓我說句話，你的意見太利害……

烏 關於鬪牌的事情，我完全同意格洛夫的見解。我自己也賭過錢，並且賭得很利害；但是還算運氣，我已經戒賭了，一輩子不再賭錢了。所以戒賭，倒並不是因為怕輸錢，或是靠它做武裝去反對命運；請你們相信我，這還不算什麼：輸錢並不怎麼要緊，要緊的是精神的安寧。賭錢的時候所感到的一種不安的激動，不管誰怎麼說，這顯然是會滅人陽壽的。

格 老弟，真是一字也不錯！你真說得聰明！請問你一個很不客氣的問題，雖然榮幸和你認識了這麼久，但是直到現在……

烏 什麼問題呢？

格 雖然是很不客氣的問題，但是對不住，請告訴我，貴庚多少？

烏 三十九歲。

格 你們想想看！三十九歲算得什麼呢？還是青年呢。假使在我們俄國有更多這樣英明

的判斷事理的人，那會怎樣啊？啊，這算什麼！簡直是黃金時代，是太陽神！我能够和你相識，真是運氣。

依 請你們相信我，我也有這樣的意思。我不許孩子賭錢，連手碰一碰牌都不許。但是有心事的人爲什麼不鬪個小牌消遣消遣，開開心呢？比方說，上了年紀的老頭子，他已經不能舞蹈，不能跳舞，爲什麼不玩玩牌呀？

格 話雖這樣說，但是在我們一生中，請你相信，有多少娛樂，有多少所謂神聖的義務啊。唉，諸位，請聽老年人的話吧！對於人，除了家庭生活，天倫之樂，沒有更好的使命。這一切，圍繞你們的這一切，都是不安，真的，都是不安。直接的幸福，你們還沒有嚐到。你們信不信，我要見我家裏的人，連一分鐘都沒有耐心住下去，真的！我這樣想像：女兒抱住我的頸子：「我的爸爸啊，親愛的父親啊！」兒子也從學校裏來了……半年不見了……簡直連形容的字都不够用；真的，真是這樣的。這樣以後，自然牌連看都不要看了。

依 但是爲什麼父愛要和牌混爲一談呢？父愛是父愛，牌是牌……

阿（上，對格說）。你的底下人問箱子怎麼樣，要搬出去嗎？馬已經預備好了。

格 我馬上就要走了！對不住，諸位，我去一會就來。（下）。

第十一場

〔史伏赫聶夫，依哈列夫，克魯格爾，烏吉西堅里納。〕

依 唉，毫無希望！

烏 我不是早就說了嗎。我不明白，你怎麼不會看人。只要看一眼，就可以知道誰是不能指望他來賭錢的。

依 可是無論如何也要好好地逼他。但是，你卻爲什麼自己反而贊成他呢？

烏 老兄，不這樣，是不行的。對於這種人，必須對付得很細膩，否則就要被猜出，想要贏他的錢了。

依 可是，就是這樣，又有什麼結果呢？他要走了，不反正都是一樣嗎？

烏 可是，你等着，事情還沒有完全完結。

第十二場

〔同上，格洛夫。〕

格 諸位，我能够榮幸地拜識你們，我懇切地謝謝你們。但是可惜，正巧是在分手的時
候。也許上帝賜福，使我能有什麼地方再碰見……

史 那是一定的。路是狹的，人是撞來撞去的，怎麼不會碰見呢？只要碰運氣。

格 真的，這話一點也不錯！只要碰運氣，也許明天就見面，——一點也不錯！再會，
諸位！真心地謝謝！烏吉西堅里納，對於你，我更是必須感謝；多虧你安慰我的孤
寂。

烏 謝謝你的好意，我算不了什麼。我不過是把我所能够效勞的，效勞效勞罷了。

格 你既然這樣和善，那就請你再做一件好事吧！能不能求求你呢？

烏 什麼事？你說就是了！無論什麼事情，我都願意盡力。

格 使年老的父親安心！

烏 怎麼？

格 把我的兒子撒沙留在這裏。是一個很好的孩子，心腸好。但是還不很可靠，他才
二十二歲，這樣的年齡算得什麼呢？幾乎還是小孩……剛畢了業，一心只想做驃騎

兵，別的什麼，他連聽都不要聽了。我對他說：「撒沙，還早呢，等等看，先要觀察觀察！你去當驃騎兵幹什麼？誰知道，你也許有當兵的癖氣罷。你幾乎還沒有看見過世面呢；你還有得是時間可以觀察！……」可是，你曉得，他還是有股孩子氣。他看驃騎兵看得眼花了，什麼錦繡啊，什麼漂亮的軍裝啊。你說怎樣？癖氣是怎麼也扭不轉的……老弟，請你費心照顧！他現在一個人留下；我有些小事交託給他辦理。年輕人，什麼事情都會發生的；別讓衙門裏的人欺騙了他……這樣的事情還少嗎？……你就把他收在你的保護之下罷，看管他的行為，不許他接近壞人。費心，費心，老弟！（握住他的雙手）。

烏 遵命，遵命。凡是父親能給自己的兒子所做的一切，我都給他做到。

格 唉，老弟！（擁抱，接吻）。人有這樣的好心，我真是第一次看見！你這樣好心，願上帝賜福給你！再會，諸位，真心誠意祝你們在這裏幸福平安。

依 再會，祝你一路平安！

史 祝你一家團聚，幸福快樂！

格 謝謝你們，諸位！

烏 我送到你車上，送你上車！
格 唉，老弟，你的人多好啊！（二人下）。

第十三場

〔史伏赫聶夫，克魯格爾，依哈列夫。〕

依 烏兒飛了！

史 飛了，否則也能沾點光啊。

依 我說老實話，當他說二十萬的時候，我的心都跳了。

克 這樣大的數目，就是想想也甜蜜。

依 你想想看，他要白花多少錢啊，什麼好處都沒有！他有二十萬，那又有什麼用呢？

這些錢不都是花去買什麼破布爛布嗎。

史 都是廢物，破爛。

依 世上有多少錢不拿出來花用而糟塌了啊！有多少死資本，像屍首似的躺在當店裏啊！真可惜！我只要有遺產保管處所存的那麼多的錢，我便不再想錢了。

史 我只要有這一半的數目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

克 我只要有這數目的四分之一也滿足了。

史 德國人，你別撒謊：你想更多的錢。

克 我是一個誠實的人……

史 你又吹了。

第十四場

〔同上，烏吉西堅里納（急急地走上，帶着欣喜的樣子）。〕

烏 不要緊，不要緊，諸位！他走了，滾他媽的，他走了更好！兒子留下了。父親把信任狀交給他了，到衙門裏去領錢的一切權，都交給他了，並且委託我監督一切。他兒子是一個好漢：真是急想做驃騎兵。有法子引誘了！我去，馬上就把他領到你們面前來。（跑下）。

第十五場

〔史伏赫聶夫，克魯格爾，依哈列夫。〕

依 嘿，烏吉西堅里納！

史 好極了！事業有光榮的轉機了！（大家歡喜得搓手）。

依 烏吉西堅里納真能幹！現在我明白了，他爲什麼遷就那老頭子，奉承他。這一切是做得這麼圓滑，這麼細膩！

史 噢，他做這事有一套非凡的天才！

克 真是不可思議的才能！

依 我說老實話，當那老頭子說，他把兒子留在這裏，在我的腦袋裏也閃過這念頭，但是只一剎之間便過去了，而他卻立刻就已經……多聰明啊！

史 噢，你還沒有很熟悉他呢。

第十六場

〔同上，烏吉西堅里納，撒沙（青年）。〕

烏 諸位，我來介紹：這位是撒沙——阿力克山德爾·米海洛維赤·格洛夫，是一位優

秀的伙伴！請你們愛護我似的愛護他！

史 非常榮幸……（握他的手）。

依 我們拜識你……

克 請容許我們擁抱你。

撒 諸位！我……

烏 不用禮貌，不用禮貌。平等是第一，諸位！撒沙，這裏大家都是伙伴，所以客套一概用不着！我們簡直就說「你！」好了。

史 說「你！」

撒 說「你！」（伸手給他們大家）。

烏 好！好極了！來個人啊，倒香檳酒！諸位，你們看見嗎？他現在就有些驃騎兵的風度了？你的父親，不是我說句粗話，真是一隻大畜牲，對不住，——我們不是罵你了嗎，——怎麼可以想把這樣能幹的人去當筆墨差使呢？喂，怎麼樣，小兄弟，你妹妹快辦喜事了吧？

撒 滾她媽的辦她的喜事去吧！我真恨，爲了她，父親把我扣在鄉下三個月。

烏 喂，你說，你妹妹漂亮不漂亮？

撒 漂亮極了……假使她不是我妹妹的話，我早就不放過她了。

烏 驃騎兵，好極了，好極了！現在就看得出是驃騎兵了！喂，你說，假使我要把她偷出來，你幫不幫我的忙？

撒 爲什麼不呢？當然幫忙啊。

烏 驃騎兵，好極了！媽的，這才叫做真正的驃騎兵！來個人啊，倒香檳酒！這才合我的口味，我歡喜這樣坦白的人。等會兒，親愛的，讓我來抱你！

史 讓我也抱一下他。（抱他）。

依 讓我也抱一下他。（抱他）。

克 既然這樣，那末我也來抱他一下。（抱他）。

〔阿列克賽拿酒瓶上，他用手指按住瓶塞，塞子迸出來，飛到天花板上；倒酒。〕

烏 諸位，爲未來的驃騎兵候補生，乾一杯！祝他成爲第一勇士，第一名色鬼，第一名醉鬼，第一名……總而言之，無論他要什麼就做什麼！

大家 隨他要什麼就做什麼！（喝）。

撒 爲祝賀全體驃騎兵，乾一杯！（舉杯）。

大家 爲祝賀全體驃騎兵乾一杯！（喝）。

烏 諸位！現在就應當使他學習一切驃騎兵的習慣。我們看見，他喝得已經是够資格了；但是這是小事，應當讓他也做一個有力的賭客。你鬪賭嗎？

撒 想賭錢，想得要命，就是沒有錢。

烏 沒有錢，這是小事！只要身上帶點什麼坐下來，那裏有錢，你就會贏錢。

撒 身上沒有帶什麼怎麼可以坐下來。

烏 你欠賬好了，我們相信你。你不是有從衙門裏領錢的信任狀嗎？我們等等好了，等錢一發給你，你就立刻付給我們，在沒有付的時候，你可以先給我們支票。噯，我這算說的什麼話？似乎你一定得輸的了！你能够在這裏贏個幾千塊現錢的。

撒 輸了怎麼樣呢？

烏 不害臊！你還做什麼驃騎兵呢？很自然，兩者必居其一：不是贏，就是輸。就是這廢一回事，冒險也是美德之一。不冒險的事情，誰都能够做。但是就連陰謀家都勇

敢，連猶太人都會爬到城堡上去。

撒（揮手）。媽的！假使是這樣，那末我就玩吧！我爲什麼一定要聽父親的話呢？

烏 驃騎兵候補生，好極了！來個人啊，把牌拿上來！（給他倒一杯）。主要的需要什麼？——需要勇敢，打擊，有力……就這樣，諸位，我給你們做二萬五千塊錢的莊。（向左右分牌）。喂，驃騎兵……你，史伏赫聶夫，你下注多少？（分牌）。牌的來頭多利害啊！計下子數是很有興趣的！將軍輸了，九點勝了。那裏什麼牌，你是什麼牌？連四點都勝了！驃騎兵，驃騎兵，驃騎兵怎樣？依哈列夫，你看見沒有，他多末機靈，他已經提高注錢了嗎？點兒還不出來。你怎麼，史伏赫聶夫，不倒酒給他嗎？來了，來了，來了，點兒來了！噢，克魯格爾已經給自己拖上了嗎？德國人總被拖着走的！四點勝了，三點也勝了。驃騎兵，好極了，好極了！你聽見沒有，史伏赫聶夫？驃騎兵已經贏了靠近五千了。

撒（把牌曲摺）。媽的！開口啊！桌上還有九點，它來了，我就注五百魯布！

烏（繼續分牌）。唔，驃騎兵真能幹！七點輸了……啊，沒有！一點，他媽的一點！又是一點！啊，驃騎兵輸了。老弟，那有什麼辦法呢？上帝賜給人的妻子，並

不是每一個都是馬利亞——來的牌，有好也有壞。克魯格爾，你別三心兩意了！就注下你又抽回去的那一注罷。好，驃騎兵贏了！你們爲什不賀賀他呢？（大家喝酒，賀他，碰杯）。據說，黑桃皇后總是要變節的，可是我就不信……史伏赫聶夫，你記得，你曾經把你的褐色女人叫過黑桃皇后吧？那可愛的女人，現在在那裏？啊，她過起放蕩的生活來了！克魯格爾，你的輸了！（對依哈列夫）。你的也輸了！史伏赫聶夫，你的也輸了；驃騎兵也輸了。

撒他媽的，全數下注！

烏好，驃騎兵！你們看，真正的驃騎兵癖氣終於發出來了！史伏赫聶夫，你看見沒有，怎麼真正的感情總會透露出來的呢？直到現在，大家還只以爲，他將要成爲驃騎兵，但是現在看起來，他現在已經是驃騎兵了。天性多麼那個啊……驃騎兵的吃掉了。

撒全數下注！

烏唔，了不得，驃騎兵！把五萬塊都注上了！這就叫做寬洪大量！哼，你去找找看，那裏有這樣大的手面？……這真是奇蹟！驃騎兵又輸了。

撒 全數下注，他媽的，全數下注！

烏 哎呀，哎呀，驃騎兵！下注十萬塊！怎麼了，啊？眼睛，眼睛怎麼了？你注意沒有，史伏赫聶夫，他的眼睛燒得多利害？簡直像巴克來·托里葉。他真是勇敢！王牌還是沒有。給你，史伏赫聶夫，給你方塊皇后！拿去，德國人，你拿個七點吧！發牌，好好發牌！簡直牌作怪！大概，這副牌裏沒有王牌，真奇怪。啊！他來了，他來了……驃騎兵又輸了！

撒（興奮的）。全數下注，他媽的，全數下注！

烏 不行，老弟，等一會！你已經輸了二十萬塊錢。你先把這錢付了，不付不能開始再玩，這麼多我們是不能相信你的。

撒 我那裏有錢？我現在沒有錢。

烏 給我們支票，你簽字。

撒 行，我來簽好了。（拿筆）。

烏 領錢的信任狀也給我們。

撒 就給你信任狀。

烏 那末你現在就簽這個，簽這個。（給他簽字）。

撒 行，我什麼都準備做。你看，我已經簽字了。喂，我們來玩吧！

烏 不行，老弟，等一會；你先拿出錢來再說！

撒 我還你的錢就是了，你放心好了。

烏 不行，老弟，錢要放在桌子上！

撒 這算什麼？這簡直不是卑鄙嗎？

克 不，這不是卑鄙。

依 不，這完全是另一會事情；老弟，機會是各有不同的。

史 啊，你這傢伙，你坐下來鬪牌，原來你是爲了要贏我們的錢。這是很明顯的，凡是

沒有錢坐下來鬪牌，他就一定想要贏人家的錢。

撒 噯，那裏話？你要什麼吧？隨你要多少利錢，反正我什麼都拚出來了。我雙倍還你的錢。

烏 什麼話，老弟，我們要你的利錢嗎？無論多大的利息，我們倒願意付給你，只要你借給我們錢。

撒（絕望而堅決地）。那末，你們是說最後一句話：你們不願意玩了，是嗎？

史 你拿錢來，我們馬上就玩。

撒（從袋裏摸出手槍）。那末，我們就這樣分別吧，諸位！你們不再在這世上見到我了。（拿着手槍跑下）。

烏（驚慌地）。你！你！你怎麼了？發瘋了嗎？追他去。不要真個開槍自殺了！（跑下）。

第十七場

〔史伏赫聶夫，克魯格爾，依哈列夫。〕

依 假使這小鬼想自殺，那又有新花樣了。

史 滾他媽的，讓他去自殺好了，但是只要現在不自殺，因為錢還沒有到我們的手。這倒是糟糕的事情！

克 我最怕。這是很可能的。

第十八場

〔同上，烏吉西堅里納和撒沙。〕

烏（拖着撒沙握着手槍的手）。你怎麼，你怎麼，老弟，發瘋啦？你們請聽，諸位，你們請聽，他已經想把手槍塞進嘴裏去了，啊？不害臊嗎？

衆（走到他跟前）。你怎麼啦！你怎麼啦！唉，你怎麼啦！

史還是聰明人呢，竟變得想開槍自殺了！

依若是這樣，那末全俄國的人都要開槍自殺了，無論是輸了錢的人，無論是大概要輸錢的人。假使沒有輸，怎麼又會贏呢，你只要自己評評看。

烏可以說，你，你簡直是傻子。你不知道這是你自己的運氣。你難道不覺得你正是贏到了你所輸去的嗎？

撒你怎麼真就把我當做傻子看待呢？什麼贏錢不贏錢，他媽的，我不是輸了二十萬嗎？

烏呀，你這蠢貨！你可知道，你靠了這個，可以在軍隊裏造成何等的光榮嗎？小傢伙，你聽啊！你還沒有做後補驃騎兵的時候，你便輸了二十萬！驃騎兵們一定要把你欽佩得捧在手裏。

撒（有了勇氣）。你以為什麼？我既然有勇氣去自殺，我難道沒有勇氣不在乎這輸錢

的事情嗎？他媽的，驃騎兵萬歲！

烏 好極了！驃騎兵萬歲！拿吉列姆吉牌的香檳酒來！（茶房送上酒瓶）。

撒 （拿了杯子）。驃騎兵萬歲！

依 媽的，驃騎兵萬歲！

史 香檳酒！驃騎兵萬歲！

撒 既然這樣，我什麼也不在乎！……（把杯子放在桌上）。糟糕的就是：我怎樣回家去呢？父親啊！父親啊！（抓自己的頭髮）。

烏 你爲什麼要到父親那裏去呢？用不着！

撒 （瞠目）。怎麼？

烏 你從這裏一直就去投軍！我們給你做軍裝。史伏赫聶夫，現在應當先給他兩百魯布，讓他先當個驃騎兵候補生，去玩個爽快！那裏，我已經發現，他有一個女人……是一個黑臉的，是嗎？

撒 媽的，我就一直跑到她跟前去，突擊地把她佔據！

烏 多勇敢的驃騎兵啊！史伏赫聶夫，你有沒有二百魯布？

依 那末就讓我來給他好了，讓他玩個痛快！

撒 （拿了紙幣，在空中搖幌）。來香檳酒！

衆 來香檳酒！（茶房送上酒瓶）。

撒 驃騎兵萬歲！

烏 萬歲！……史伏嚇聶夫，你知道，我想到了一個什麼辦法？我們像在軍隊裏似的，

我們把他抬在手裏搖幌！喂，來，把他舉起來！（大家走到撒沙跟前，抓住他的雙手，手雙腳，把他抬起來搖幌，唱着一隻名歌的副歌）：

我們真心地愛你，

願你做我們終生的官長！

你燒熱我們的心，

我們尊你做父親！

撒 （高舉酒杯）。萬歲！

衆 萬歲！（把撒沙放在地上。撒沙把酒杯在地板上打破，大家也把自己的酒杯打破，有的人在自己的皮靴後跟上打破，有的人在地板上打破）。

撒 我現在就上那女人那裏去！

烏 我們可不可以跟你去，啊？

撒 誰都不能跟我去！假使誰要去，……便用指揮刀來決鬪！

烏 好利害的劍客！啊？又會吃醋，又會發怒，你這魔鬼。諸位，我想，他簡直要變成愛吵愛鬧又愛色的布爾足夫將軍了。喔，再見吧，再見吧，驃騎兵！我們不要耽誤了你。

撒 再見。

史 幹完了來講給我們聽啊。（撒沙下）。

第十九場

〔同上，除撒沙之外。〕

烏 錢還沒到我們手的時候，暫且應當好好的待他。等拿到了錢，那就滾他媽的蛋罷！

史 我只怕一件事情：這款子的發出，衙門裏不要拖延才好！

烏 對了，這是很糟糕的；然而，你們自己也知道，這是有辦法的。不管怎麼難，無論

如何你總得給這個或那個擡些錢，求他們幫些忙。

第二十場

〔同上，官吏札莫赫柳斯京（腦袋伸進門來，穿一身有些難看的燕尾服）。〕

札莫赫柳京 請問：格洛夫，阿力克山德爾·米海洛維赤在這裏嗎？

史 不在，他剛出去了。有什麼貴幹？

札 是爲他們發款子的事情。

烏 閣下是誰呢？

札 我是衙門裏的官吏。

烏 噢，請進來，請進來！請坐！這事情我們都是積極參加的，尤其是我們和撒沙·格

洛夫辦了一些很友愛的交易。所以，你可以明白，他，他（手指衆人）都將很誠懇

地謝你。事情只在於怎樣愈快愈好的從衙門裏領出錢來。

札 不過，無論你們要怎樣，兩個禮拜以前總是沒有辦法的。

烏 這太遠了。你忘記我們這方面的酬謝了……

札 這是另一回事情。這總是要的。怎麼忘記呢？所以我們說：「兩個禮拜」，否則的話，你們不是跟我們周旋了三個月，還是領不到嗎？至少要過了一個半禮拜，我們才能够收到錢，現在全衙門裏，一個錢都沒有。上一個禮拜，收到十五萬魯布，都發光了，有三個地主，還是二月裏押的財產，等了三個月了……

烏 不過，這是對於別人；對於我們要講點交情……我們應當快些熟識熟識，講點交情……是不是？……並且都是自己人！尊姓大名？什麼？芬見弗萊·畢爾本基赤，是不是？

札 普索伊·史達希赤。

烏 差不多是一樣的。那末，普索伊·史達希赤，聽我說呀！我們就算多年相交的好朋友吧。唉，你嗎？事情忙嗎？你的職業怎麼樣？

札 什麼職業？做什麼事情，你不是知道的嗎——當差。

烏 但是，你知道，當差的進賬是有各種各樣的……我只是問，你的進賬很多嗎？

札 當然囉，你自己想想看，我靠什麼生活呢？

烏 請你坦白地說，你們衙門裏人怎麼樣，都是貪財的嗎？

札 唔，那裏話！我覺得，你是在取笑人！唉！諸位！凡是受賄的人，就是文學家們也要諷刺；可是好好的看一下子，那些比我們高的官也是這樣受賄的。你們，諸位先生，就想起個好聽些的名字：說這是給這裏或那裏送的禮，天曉得，這究竟是賄賂還是送禮；事實上這是賄賂；所謂指東說西，反正都是一樣。

烏 呀，我覺得，普索伊·史達希赤已經生氣了。這是有傷尊嚴！

札 你們自己知道，尊嚴是件很不愜意的東西。倒也無所謂生氣不生氣。老兄，我已經是上了歲數的人了。

烏 啊，够了，我們來友誼地談談吧。普索伊·史達希赤！唔，怎樣，你好嗎？你家裏好嗎？你生活怎樣？你的世事混得怎樣？有妻子，孩子嗎？

札 靠上帝的福，兩個兒子已經上縣立學校了；還有兩個兒子還年紀小：一個剛會跑，一個還只會四手四脚地爬。

烏 可是，他們的小手，我想，已經都會這樣（用手表明拿錢的樣子）掬了吧？

札 唉，你們這幾位先生，怎麼啦！又取笑人了！

烏 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，普索伊·史達希赤！這是講友誼啊。這樣又有什麼關係呢？

自己人！喂，倒杯香檳酒給普索伊。史達希赤！快些！我們現在應當像新交的知己一樣。我們也要到你家去作客。

札（接酒杯）。諸位，一定請到舍下喝杯茶。可是我對你們老實說，你們在我家將要喝的茶，你們在省長家也喝不到。

烏 大概是商人送的禮物吧？

札 商人送的，是從恰克圖定來的。

烏 怎麼回事，普索伊。史達希赤？你不是和商人沒有來往嗎？

札（喝完了一杯酒，用雙手放在膝間）。是這麼一會事情：商人常常因為他們的愚笨，不得不在我們身上花些錢。比如說，地主佛拉克索夫，抵押他的財產；該辦的事情一切都辦妥了，就剩明天拿錢了。他是和一個商人計劃合辦一個什麼工廠。我們不管他錢的用途怎樣，是爲了造工廠要錢也好，是爲別的要錢也好，他和什麼人合辦也好。這是不關我們事的。但是這位商人很愚笨，他在城裏亂吵吵，說什麼他是和地主合辦的工廠，他正焦急地等着地主付他的股份。我們於是派人去對他說，先給我們兩千塊，馬上就給錢，否則等着吧！鍋啊，碗啊，都給他運到工廠去了，

就是等候定錢。那商人眼看「鞭子打不折斧背」，於是只得給了兩千塊錢，並且送我們每人三斤茶葉。你說，這是賄賂嗎？這不是爲了事情嗎，他不笨就好了，誰叫他笨的，難道他自己的嘴不能夠緊緊點嗎？

烏 普索伊·史達希赤，請你對於這小事情，幫點忙。我們給你錢好了，只要你和你的長官們該怎麼，就怎麼好好地辦一下子。可是，看上帝的面子，普索伊·史達希赤，得快點辦啊！

札 好吧，盡力幫忙。（站起來）。可是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：像你們所要的那末快是不行的，我可以當天發誓，衙門裏真是一個錢也沒有。不過我竭力想辦法就是了。

烏 那末，到那裏去，怎麼問你呢？

札 你就這樣問好了：普索伊·史達希赤，札莫赫柳斯京。再見吧，諸位！（走到門跟前）。

史 普索伊·史達希赤，喂，普索伊·史達希赤！（環視一遍）。竭力幫忙啊！

烏 普索伊·史達希赤，普索伊·史達希赤！快點辦妥啊！

札 （在走出去的時候）。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？竭力想辦法。

烏 他媽的，要等這麼久！（用手擊打自己的額角）。唔，我得追他去，追他去，大概還來得及，我可不能憐惜錢了。他媽的！先拿我自己的錢，給他三千吧。（跑下）。

第二十一場

〔史伏赫聶夫，克魯格爾，依哈列夫。〕

依 假使能够早點拿到錢，當然更好。

史 我們是多麼着急啊！我們多麼着急啊！

克 假使他把他說服了可多好啊！

依 怎麼，難道是你的事情……

第二十二場

〔原來的人和烏吉西堅里納。〕

烏 （絕望地上）。他媽的！祇少得四天，怎麼也不能早。我簡直要把額角去撞牆了！
依 爲什麼你這麼着急呢？難道四天都不能等了嗎？

史老兄，就是爲這個事情，這對於我們太重要了。

烏等！你不知道，尼士尼城有人在焦急地等我們嗎？對了，我們還沒有告訴你，四天以前，我們得到通知，要我們儘可能快些趕了去，並且無論如何先要稍爲弄些錢。有一個商人運到六十萬塊錢的鐵。禮拜二成交，錢是現的；昨天還到了一個帶着五十萬塊錢大麻的人。

依那又有什麼呢？

烏怎麼——那又有什麼？原來是老頭子留在家裏，派了兒子出來代理辦事。

依好似，兒子必定鬪牌的！

烏你住在什麼地方？你住在中國還是怎的？你不知道，什麼叫做商人的兒子嗎？你曉得商人是怎樣教育兒子的？——或是讓他什麼也不知道，或是讓他們知道貴族應該知道，而不是商人應該知道的事情。自然，他就成爲這樣的人：和軍官同出同進，放蕩遊樂。老兄，你知道，這對於我們是最好對付的人。他們都是傻瓜，他們不知道，他們從我們身上賺去的每個魯布，要用成千的魯布來償還我們。商人只想把自己的女兒去嫁給將軍，給兒子弄得爵位，這正是我們的幸運。

依 事情很可靠嗎？

烏 怎麼不可靠！不可靠，便不來通知我們了。幾乎一切都在我們的手裏；現在每分鐘都很寶貴。

依 唉，鬼迷了嗎！我們坐着幹什麼？諸位，條件不是共同行動嗎！

烏 可不是，我們的好處便在於共同行動。你知道，我想到一個什麼辦法。你暫時沒有什麼着忙的事情。你有現錢——八萬魯布。你把現錢給我們，你把我們手裏的撒沙的支票拿去。你可以多領到十幾萬，這樣便等於兩倍，並且這還算是你，借給我們的錢，因為我們現在急需錢用，我們情願以一個錢還你三個錢。

依 怎麼不可以呢；爲了向你們表明同夥的聯繫，……（走到小箱子那去，拿出一捆票子）。給你八萬塊錢！

烏 給你支票！我現在就去找撒沙，把他領來，把一切事情照手續辦妥了。克魯格爾，把拿錢到我房間去，拿，我小箱子的鑰匙給你拿去。（克魯格爾下）。唉，假使能够辦妥，在黃昏之前能動身就好了！（下）。

依 自然囉，自然囉；這是一分鐘也不能浪費的。

史 我勸你也不要坐在這裏享福。你一領到了錢，便馬上到我們那裏去。你知道，弄到二十萬塊錢，能做什麼？簡直連市場都可以聽你擺佈了……哎呀，一件非常要緊的事情，我忘記告訴克魯格爾了。等一會，我馬上就來。（急下）。

第二十三場

〔依哈列夫（獨自一人）。〕

依 事情會進展得這麼快！啊！早晨還只有八萬魯布，晚上便有二十萬了。啊？這對於別的人，要辛苦勞碌一輩子，這本來是一輩子呆坐，受苦，勞力的代價，我卻只要幾小時，幾分鐘，——簡直是萬能的皇太子！是開玩笑嗎——二十萬！現在那裏可以弄到二十萬塊錢？有什麼財產，什麼工廠能賺二十萬塊錢呢？我拿了這些錢，住在鄉村裏，那是多麼好啊！和鄉下的父老們，農夫們談談玩玩，每年有三千塊錢的收入。不，教育難道是無用的東西嗎？住在鄉下，無知無識，以後要笨得連刀都削不動的。並且時間怎麼消磨呢？老是和父老們，和農夫們談談嗎……不，我要和受過教育的人談談！現在我安心了，現在我的時間有閒了。我可以做些使教育有長進

的事情。我要到彼得堡去，就到彼得堡去；看看戲，參觀參觀造幣廠，在皇宮旁邊走走，沿着英國式的河岸走走，在夏令花園裏散散步。到莫斯科去，在牙爾吃飯。我可以穿京城式的新裝，我可以也和別人一樣，履行一個文明人的義務。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我發了財呢？其實就是那個所謂「欺騙」。那裏話，決不是欺騙！是可以做一剎時騙子的，但需要先有實習和研究。噯，就算是欺騙吧。這本是必要的玩意；不用欺騙，能做什麼事情呢？在某種情形之下，欺騙是一種警戒。比方說，假使我不懂得各種乖巧，抓不住這一點，那末我便要被別人欺騙了。他們不是要騙我嗎，但是因為他們看出，他們並不是和平常人打交道，於是便自己來請求我的援助了。不，智慧是偉大的東西。世上需要乖巧。我完全是用另一種觀點來看人生的。像傻子似的活着，決不是個辦法；帶着靈敏，帶着乖巧過生活，欺騙大家，而自己不被人欺騙，這是真正的任務和目的！

第二十四場

〔依哈列夫，撒沙（急急忙忙的跑上）。〕

撒 他們在那裏？我剛才到他們房間裏去看過，那裏都空了。

依 他們剛才還在這裏的，出去一會就來。

撒 怎麼，出去了？跟你拿錢沒有？

依 拿去了，我和他們辦妥了，就等你一個人。

第二十五場

〔同上，阿列克賽。〕

阿 （對撒沙）。是你問，老爺們在那裏嗎？

撒 是我問的。

阿 他們都走了。

撒 怎麼走了？

阿 是走了。馬車和駕好的馬，已經等了他們半個鐘頭。

撒 （拍手）。哼，我們兩個都受騙了！

依 那裏的話！一個字我都不明白的。烏吉西堅里納馬上就要回到這裏來的。你知道，

你的債，現在都應該還給我了。他們劃給我了。

撒 什麼媽的債？你還要債！難道你不覺得，你做了傻瓜，並且做得像最末等的傻瓜一樣？

依 你儘說什麼空話？大概，直到現在，酒醉還在你腦袋裏支配着吧。

撒 大概，我們兩個人都醉了。你快醒醒吧！你以為我是撒沙嗎？我是這樣的撒沙，正像你是中國皇帝一樣。

依 （不安的）。你怎麼啦，說什麼空話？你的父親，還有……

撒 那老頭子嗎？第一，他不是父親，他媽的，他還會有子孫！第二，他也不是格洛夫，而是克柳尼村，他也不叫米海爾，阿力山德洛維赤，而叫伊萬·克里梅赤，是他們一伙的人。

依 你聽我說呀！說正經話！這不是開玩笑的。

撒 什麼開玩笑！我自己參加了，我自己也受騙了。他們本來允許給我三千塊錢酬勞的。

依 （走到他跟前，憤激地）。唉，我對你說，別開玩笑！你以為，我真是這樣的大傻

瓜嗎！……又有信任狀，又有衙門，並且衙門裏的官吏，普索伊·史達希赤·札莫赫柳斯京剛才還來過了。你以為，我現在不能去問他嗎？

撒 第一，他並不是衙門裏的官吏，而是一個退職的二等大尉，也是他們一伙的人；並且也不是姓札莫赫柳斯京，而是姓的莫爾札飛京，並且也不是叫普索伊·史達希赤，而是叫傅洛爾·謝妙諾維赤。

依 （絕望地）。那末你是誰呢？你是鬼嗎？說呀；你是誰？

撒 我是誰嗎？我是一個好人，不得已做了騙子；他們把我輸個精光，輸得連襯衣都不剩一件。那我怎麼辦呢？不要餓死了嗎！爲了三千塊錢的酬勞，我便參加這騙局，來騙你了。我這是對你直說：你可以看出，我這樣做，並沒有惡意。

依 （瘋狂地抓住他的領頭）。你這騙子……

阿 （旁白）。唔，大概，事情要弄得打起來了。應該離開這裏。（下）。

依 （拖他）。我們去，我們去！

撒 上那去？上那去？

依 （啞聲地）。上那去？告官去！告官去！

撒 對不住，你毫無權利。

依 怎麼？沒有權利？青天白日……用欺騙的手段……偷錢，搶錢！我沒有權利？用欺詐的手段行動！我沒有權利！你給我到監獄裏，到聶爾慶斯克去說，我沒有權利罷！等一會，把你們整個騙子團，一個一個都抓來！給你們利害看看，欺騙善心人的信任和誠實，該當何罪！法律！法律！我去請求法律裁判！（拖他）。

撒 假使你自己不用違反法律方式行事，那末你是可以請求法律裁判的。但是你回想一下看：你不是和他們聯合一起，正就是要騙我，贏我的錢嗎？並且牌也是你貴工廠製造的。不行，老兄，正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你絲毫沒有權利可以控告。

依 （絕望地用手擊額）。他媽的，可不是嗎！（困憊無力地倒在椅子裏；撒沙乘機逃走）。這是多麼惡毒的騙局啊！

撒 （注視門裏）。安心點吧！況且你只有一半悲哀：你還有阿傑萊達·伊萬諾夫娜呢！（下）。

依 （狂暴地）。滾她媽的阿傑萊達·伊萬諾夫娜吧！（抓起阿傑萊達·伊萬諾夫娜，把她拋到門外去，皇后和兩點飛落地板上）。世界上竟有這樣的騙子，真是人類的

恥辱和污點！怎麼這一切要得這樣高妙，這樣靈巧，我簡直要發瘋！又有父親，又有兒子，又有官吏札莫赫柳斯京！並且一點馬脚都不露！並且我連控告都不能！（從椅子上蹦起來，在房間裏憤激地踱着）。學了這次乖，要狡猾！要用智慧的靈敏！要磨練，要想方法！……唉，他媽的，犯不着，直捷爽快，用不着好心腸，用不着勞動！你要騙人，在你身旁就有騙子想你的念頭，反而想來騙你！在你身旁就有騙子，他一下子就把你辛苦了好幾年的建築推翻！（憤怒地揮手）。真他媽的！這個騙人的世界！竟只有那種愚蠢得木頭似的，絲毫沒有思想，什麼也不想，什麼也不做，只知道老拿着牌賭錢的人，才有幸福！

——幕——

附註

戈果里寫作此劇時，在一八三六年六月初，即當戈氏出國之前。直到一八四二年八月底才完全脫稿，其中斷續了好幾次。本劇完成後付印時，戈果里寫信給普羅可卜維赤說：「現送上的喜劇『賭棍』一稿，是費了好大力量搜集起來的，因為原稿早已草成，但整理工作卻給了我許多麻煩」。

劇中有幾處應該註釋一下：

第一頁所指的「客店」，是指俄國舊式的小旅館，猶如中國從前的驛站，旅行的人在那裏歇腳，給牲口吃草料。在客店裏除了可以過宿之外，並且有喝有吃。客店有城市的與鄉村的分別。城市的客店設備比較好些，鄉村的比較簡陋。

第四頁所說的「注水桶」，是一種洗手器，形如面湯臺，上面是一個小小的桶，裏面盛着水，桶底有注水管，只要用手掀動這管，便有水注下來，水在注下時，便用以洗手；注下的水，落在預備在下面的面盆裏。

第四十頁提到「你」字的用法，在俄文裏，對客氣的人不說「你」，而說「你們」，
便這「你們」並不當多數講，尤如中文裏的「左右」，「您」。由「你們」改說「你」，
是表示親暱。在這以前，依哈列夫和烏吉西堅納等是一直以「您」字相互稱呼的。這裏
爲了便利起見，前後一律用「你」。

第四十五頁的「巴克萊·托里葉」是拿破崙進兵俄國時的一名將軍，以饒勇著稱，
所以俄人常用他的名字來稱呼勇猛的人。

第四十九頁「去列姆吉牌的香檳酒」是當時法國有名的香檳酒。

第五十五頁的「恰克圖」在蒙古與後貝加爾之間，是中俄通商的要道。

第五十六頁「鞭子打不折斧背」是俄國成語，猶如中國的「雞子碰不破石頭」。